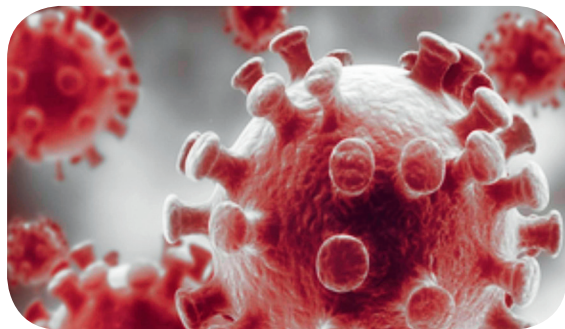


被瘟疫改写的历史

The history rewritten by plagues

■文 / 杨杰



纵观人类疫情史,小小病毒一直影响城市的兴衰、社会的枯荣、文化的起落,这种影响力甚至比战争和革命更为深刻和全面,因为疾病侵蚀着文明的核心和根基——人类的躯体和心灵。

除了医学家,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乃至诗人都曾努力寻觅疫情的真相,它造成的伤害超过最残酷的战争,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。

修昔底德在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中,把公元前430年发生在雅典城内的一种可怕的流行病称为“瘟疫”,“雅典城里的人像羊群一样死去”。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“虫蛊”“疢疾”及灭虫的记载,《史记》也用“疫”表示疾病的流行。汉末三国时期的建安七子,有5人死于疫情泛滥期。1957年,香港流感大暴发,有报章把流感 influenza 一词译作“燕虎鳞沙”,凸显它来势汹汹。
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:“崇祯十六年,大疫,南北数千里,北至塞外,南逾黄河,十室鲜一脱者。”以山西地区为起点,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且极严重的鼠疫灾害,北京城也是重灾区之一。明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,李自成两天攻下固若金汤的京城,鼠疫也算是帮了忙。

研究医学史的弗雷德里克·F·卡特赖特曾在《疾病改变历史》中探讨过,常胜将军拿破仑为何在远征莫斯科时大败而归,把一支60万人的大军几乎全部葬送在俄罗斯荒原。以前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俄罗斯的寒冬和战斗民族的誓死抵抗,这也许都是对的,但卡特赖特认为,真正葬送拿破仑大军的是小小的斑疹伤寒细菌。实际到达莫斯科的拿破仑大

军人数不到10万,来去沿途都因患病损失了大量兵员。斑疹伤寒击垮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的野心。

在此之前,黑死病肆虐中世纪欧洲,影响更深。黑死病的名字来自于在丝绸之路上航行、停靠在西西里岛港口的水手皮肤上的黑色斑点。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笔下,房子空空、城镇废弃、乡村潦倒、尸横遍野;整个世界沉浸在万籁无声的可怕寂静之中。他提到,史家在被要求描述类似的灾难时默不作声,医生智穷力竭,哲学家耸肩皱眉,把手指放在嘴唇上。他用这样的语句结束描述,“后人会相信这样的事吗?连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也不能相信。”

这一时期诞生了著名的“鸟嘴医生”形象,“鸟嘴”是口罩的祖师爷,里面放了香料,保护医师免受瘴气和尸臭侵扰;长袍由多种布料编织而成,外层涂有蜡,避免血液吸附,可以说是隔离衣的原型。

疫情改变着历史,但总有一些品质不分时代、不分国籍地延续。任何时期,面对疫情有恐慌、有歧视,也有从未间断的善意。古有清朝的乡贤们“丝捐、铺捐”,组织慈善力量救疫;今天,在城市交通停摆时,有志愿者瞒着家人接送医护人员。灾难来时,“做点什么”是人性的本能反应。

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说,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之一。《自然灾害史:思考与启示》中有如下一段陈述:“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、曲折、缓慢的,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,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,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持续发展。”